

人老心不老

伍淑賢

電影《通靈感應》有一段很有意思：有通靈能力但早已退出當靈媒的麥迪文，轉行當藍領工人，想過正常人的生活，公餘參加了意大利萊茵斯班。他在班上認識了一位美女，從別州搬來，剛給男友甩了，跟麥迪文同組。美女向他坦言是來結識新男友的，大拋媚眼。不久就跟麥迪文回家一起煮飯。

成功的機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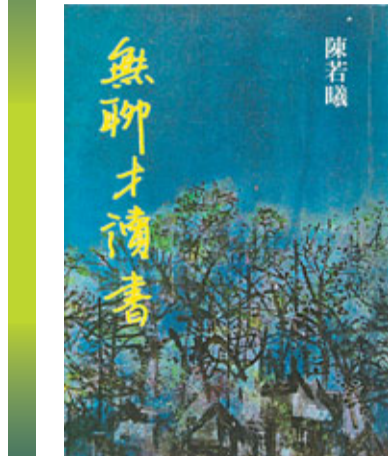
蘇狄嘉

為什麼有些人會比其他人成功？成功是倚仗天賦，還是通過後天培養出來的？這些疑問有不少人探討過，大多是從解構成功的要素和條件出發。有人認為成功是建立在個人重要的特質，有些人認為成功是建立在家庭、社區、文化、民主自由和努力工作之上。一個人都要成功，光是天賦是不夠的。成功人士其實都不約而同地受惠於隱藏的優勢和非凡的機會，讓他們努力學習和勤奮工作，從而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成就。

如此讀書，誤人子弟

黃仲鳴

寒假，赴穗一行。與廣州二友晤於廣東東社科院對面一茶樓。甲友曰：「此樓本名『得閒飲茶』也。」隨出示貴賓卡乙張，上書：「周身唔得閒，淨係得閒飲茶。」牙籤封套印製清新可喜，有字云：「廣州印象，得閒飲茶」。觀之喜甚。惟悉老易未易，緣何改號，不得而知矣。



是書拉雜成冊，書名亂起，不切內文。作者提供圖片

授台灣小說家。這一來，不愛看書的我，為勢所迫，忽然要奮發起來。遂四出尋書，其情甚「狼狽」：「除寫信向聯誼會求助外，還向作家朋友伸手，要他們的著作表，更歡迎寄書來。急用的先到書店買，買不到就設法借。有那麼一陣子，生活的重心全圍繞著書打轉。」

冬日裡的三亞之旅

元旦過後媽媽從連打電話過來，讓我帶她出遊一趟。我體會到在寒地凍的北方的她對溫暖氣候的渴望，選擇了三亞。1月9日下午，我和媽媽從上海出發，開始了在三亞亞龍灣的五日自由行程。

度假症候群

旅遊也是一種帶有傳染性質的人類症候。對旅遊中特殊形態——「度假」來說，更是如此。人們對度假的渴求往往是出自身心休閒的要求以及對宜人氣候與環境的嚮往，因此對普通人來說，度假完全是個花錢的玩意兒：行——到達度假場所要花錢；食——度假期間要實現悠閒的住宿與飲食要花錢；玩——度假期間的遊玩要花錢，除非你選擇在賓館裡睡大覺。這些對於已經成為冬季旅遊的黃金目的地的三亞來說，都是所費不菲。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去三亞的時候仍然不是三亞真正意義上的旅遊旺季——很多人仍被年終的諸般事宜糾纏著，脫不開身。三亞對這些人來說，要在春節的7天假期中，才會突然成為不可抗拒的「黃金國度」。

三亞與中國的旅遊文化

然而與乘坐同一個航班、住同一家酒店的上海小夫妻準備每天睡懶覺、在酒店沙灘上曬太陽的悠閒不同，我和媽媽準備好好看看祖國的南海風情——紅色娘子軍戰鬥過的地方、古代官員被貶時視為「天涯海角」的地方。到三亞的第二天，我們去了南山佛教文化區，第三天去了呀諾達熱帶雨林，第四天則去了蜈支洲島。在這三處地方中，給我印象最好的是呀諾達熱帶雨林，無他，只是因為這是一處令我感覺旅遊文化正在生根發芽並付諸實踐的所在。



海南的「天涯海角」。



網上圖片 ■ 呀諾達熱帶雨林。

與遊客相見，互喊「呀諾達」致意；兩車遊客交錯，「呀諾達」聲音的大小代表著是否遊興正濃；園區環衛工人看見遊覽車經過，也會駐足相望，揮手笑喊「呀諾達」——當然也有不這麼做的，但一兩個這樣做的員工已經帶來足夠的溫暖。返回的時候，遊覽車駕駛員帶領我們向迎面開來的每一輛車喊「呀諾達」，漸漸的，我們喊得比司機還起勁，而一輛輛迎面而來的、開著空車的駕駛員或是滿載的人群，也都回報我們以熱情的笑臉以及響亮的「呀諾達」。呀諾達，一二三，只要你將友善付諸實施，就一定會感染別人。我覺得這種以一串發音奇怪的字符鼓勵大家互相打招呼的想法，真的很不錯！

佛教有關的供奉套餐、香火的高低細細、蓮花寶座的尺寸之別，以及隨之而生的金錢差別，都是與佛教的本質相悖的，雖然這些操作確實可以為很多人提供開口乃至發財之途。如果說在很多地方這還是一種「願者上鉤」的話，在一些地方——在蜈支洲島的媽祖廟裡——那種故弄玄虛卻足以使一些不明所以者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了。

情人節

浪漫二月，有情人最開心。西方二月十四日剛過，再過數天又到農曆正月十五中國元宵情人節了。然而，緣定三生，情到拍拖就算算。十年八載，緣聚緣散，情到頭來未必能開花結果。連一句「我願意」也無機會講哩。古代風俗保守，男女授受不親，女子三步不出閨門，又怎有機會相識到結婚？但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結婚後才談戀愛，好好醜醜一世的結合就只能聽天由命矣。

多妻典範

廣東人老俗語：「妻多夫賤」。的確，老婆太多，齊人之福的老公未必幸福，看最近之四妻超富豪家主人手產，老邁之超富豪望鏡頭總是苦樂難分哭笑不得，如果財產是十塊錢便好，四房人均一兩元半，簡簡單單包無攞，可惜是近十億元巨款分散戶，難以統計，要專業人士十天半月也未必計得清，一下子要養活十人，爭執，爭執，煩惱便由此起。

如此大富人家，妻多不礙夫賤，但夫賤則一定的了，四房人房房都想「做正」話事，做丈夫的煩不煩，當然煩過何非凡。有個前輩可惜早逝，此人也是擁有四個妻房，可是給他調教得相處融洽，四個妻房，情如姊妹，開來日日開枱打麻雀，嘻嘻哈哈又一天，此歡樂齊人，便是粵劇前輩劉克宣，亦即是七十年代走紅小生，後來從政做了油麻地街坊會議員的劉志榮之父。劉志榮生前是阿杜好友，他說從未見過四個妻房爭吵過，開

創作課的兩種形態和理想

本欄對創作課的討論，是過年前後的稿稿，近有朋友問起，我想再作一點補充，雖然這其實毋須太在意。上次談及有兩種創作課，即民間自由發展的創作課和因應正規教育課程需要而設的創作課。其實目前因應正規教育課程需要而設的創作課似乎已是主導，而正規教育課程的需要也的確無從逆轉，學生、教師、學校、制度或社會可能都以此需要，實有必要重視。

或者，就因應正規教育課程需要而設的創作課來說，本身也可分為兩種，一是以創作為手段，二是以創作為目的。前者同時應予並重地看待。以創作為手段的意思，是透過文學創作讓學生認識人文精神，如採訪社區、分析時事、關懷日常生活和身邊人文精神等。這方法有點類近於通識教育，但是以文學創作為入手的方法，以文學性的思考啟導學生朝向人文關懷方向的思考，蓋文學作品與人文精神的呈現密切相關。文學創作正可作為人文視野的擴展和實踐的手段，學生不必透過課程而成為作家，但應對文字的呈現能力更敏銳，對文字如何表達人文思維更了解，課程結束後，學生不一定繼續文學創作，但應具備更廣闊的人文關懷的志趣和能力。